

一部讴歌两代军人的战争史诗



张骅◎著

炮火连天、生死攸关，
战士张崇山携军饷重金秘密突围。
敌军围困、叛徒觊觎、土匪绑架、美色诱惑、险象环生、命悬一线，
关乎全纵队生存的军饷能否安全送达？
历经千难万险回到部队的张崇山却失去党籍，
他和子女又因之受到怎样的牵连和磨难？悲情命运层层展开、环环相扣。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张骅◎著



时代出版
APO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军饷 / 张骅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396-3663-4

I. ①军…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4294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岑 杰 高利玲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安徽星火印刷公司 (0551)5146875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22 字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

1948年5月 甘肃镇原屯字镇

太阳坠入西边塬下,天色蓦地黯黑下来。张崇山抱着个黑色的粗陶罐,从被敌人迫击炮炸塌半边的屋子钻出,沙哑着嗓子喊道:“我找到一坛醋!”

喊声被呼啸而来的炮弹爆炸声淹没。

刚找到这坛醋时,张崇山心想,在外面的炊事员老吴听到这消息不知要高兴成啥样子!而炮弹响过之后他又连喊了两声,却不见老吴回应。

张崇山和老吴来老百姓家找能和面烙饼的东西,水是不敢奢望的,怕是一滴也找不到,能找到一点醋就算不错了。

张崇山又喊了一声,仍没听见老吴的声音。刚才爆炸的那发炮弹的硝烟也渐渐弥散开了,张崇山看见老吴趴在半截短墙上,身子被炸开,肠子流了出来。张崇山没有流泪,一只手护着陶罐,另一只手麻木而机械地把老吴拽下墙,然后从墙上推下几块破土坯,勉强盖住老吴。他看见老吴的脸很狰狞,不像他平常见惯了的模样。这时候,又一发迫击炮弹呼啸而来,张崇山赶紧卧倒,在卧倒的过程中,他死死地护着那坛醋。

西北野战军六纵司令部率领教导旅进入屯字镇时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们没想到这个小镇是个旱镇,镇里没有一口能出水的井,吃水都要到镇东门外去挑。紧跟着马家军的骑兵就围上来,教导旅拼死抵抗,从头天下午打到现在,整整一天一夜,战士们是一口饭未吃。战士们的身上是有粮食的。西野打下宝鸡



城,教导旅虽说是啃了阻击这个硬骨头,但撤出宝鸡城的兄弟部队还是分给了他们不少缴获来的给养。但有粮没水也做不成饭。再饿着肚子打,就是马家军停止了攻击,战士们也得饿趴下。

天色暗了,敌人的攻击稍稍减弱,枪炮声稀疏下来,借着这难得的机会张崇山帮着供给部炊事班烙饼。面粉是就着醋和的,蒸腾的热气中就有了一股酸不溜丢的味道。战士们轮番撤下吃饭,一个个龇牙咧嘴,却狼吞虎咽。

等战士们都吃过饭后,张崇山和炊事员们才开始吃。他觉得嗓子干得要冒烟,酸饼子往下咽的时候疼得他鼻子发酸,但胃里像立即伸出无数只小手,一下就将嘴里的东西拽进去了。一张饼子没吃完,枪炮声又响起来,先是迫击炮,接着是机关枪扫射的声音,然后就是敌人冲锋的嗷嗷叫声。马家军不善夜战,这大概是他们当天的最后一战了。不断有伤兵被抬下,设在镇中心的医疗所已堆满了人。炊事员还没把炊具收拾好,供给部的副政委贾双成就急匆匆地跑来,手里挥舞着一把驳壳枪,哑着嗓子慌张地喊:“快、快!前面顶不住了,后勤人员都要上!”

伤员的身边都有枪,张崇山抄起一支就冲上去。医疗所离镇东门要近些,贾双成也没说清让他们支援哪道门,东边的枪声和呐喊声要激烈一些,张崇山就往东门跑。迫击炮弹在周围不停地爆炸,子弹射在屋顶上,扑扑作响,镇里弥漫着尘土和硝烟,伤兵趴在路边,痛苦地呻吟。

屯字镇是陇东的一个小镇,东西长三百余米,南北也就两百米,张崇山跑得快,几分钟就出了东门。枪声和喊声越来越大,守在东门外的队伍已经被敌人快压到镇门边。张崇山爬上镇边一个车马店的屋顶,屋顶被敌人的炮火掀去了一半,几个战士牺牲在上面。镇东方向,马家军的骑兵卷起漫天的尘土,暮色中到处都是弯着腰往前冲的敌人。张崇山拉开枪栓,朝敌人射出一发子弹,待他再上弹时,已被敌人发现,扫射而来的子弹打在屋檐上,让他抬不起头。战士们在往镇里撤,眼看东门要丢,镇里突然响起嘹亮的冲锋号声,一支队伍冲了出来,敌人开始往后退。张崇山抬头看见冲锋的队伍中有自己的表弟尚娃子,只见尚娃子猫着腰拼命地往前冲,子弹在他的头顶和身边飞舞,他的脚下扬着子弹卷起的尘土。当年,尚娃子跟张崇山一块从村里跑出来参加了红军,十几年的仗打下来,一搭出来的十二个乡亲就剩下他俩。尚娃子他们营是旅里唯一的预备队,连他们都上来了,可见这个仗到了紧要关头。

看见尚娃子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张崇山不管不顾地朝尚娃子喊道:“尚

娃子当心……”敌人立即回敬给他一梭子弹，张崇山连忙趴倒。待他抬起头再看时，尚娃子已经在马家军的骑兵队伍里左突右杀。尽管天色已暗，但张崇山在屋顶这个制高点上，仍看得很清楚，尚娃子手上端的是短把冲锋枪，在短兵相接之中，马家军骑兵纷纷中弹落马。一眨眼工夫，尚娃子停止了射击，张崇山知道尚娃子枪里的子弹打光了，他连忙举枪射倒一个扑向尚娃子的骑兵。机智的尚娃子乘机拾起马家军骑兵丢弃在地上的马刀，像他小时候转动风车那样旋转起来，暮色中闪出一圈幽亮，四周的骑兵在这种幽亮中落马。张崇山为自己的表弟自豪，这念头刚闪过，就见马家军骑兵的马刀在尚娃子头上一闪，尚娃子的头顶喷出一股血，便无声地仆倒在地。

预备队呐喊着从东门冲出，前赴后继，势不可挡，敌人开始往回撤，预备队不敢孤军深入，两军对峙在尚娃子倒下的地方。暮色降临，马家军的骑兵撤了，步兵出现在前线，两边射击不断，但都不敢贸然攻击。

天色彻底黑尽，两边渐渐停止了射击，镇内镇外、塬上塬下，一片死寂。敌人在塬上支起锅煮羊肉，闪忽的火光中飘来羊肉的香味，一个士兵在火堆边拖长声音喊道：“喂，陕北尕娃，来哇，过这达来啃羊蛋……”



十二岁的柱子是屯字镇几百名居民中第一个嗅到血腥味的。5月4日上午，他像往常一样赶着自家的五只羊到塬下面的缓坡去吃草。等日头快坐中，他把一只只肚皮滚圆的羊赶上坡，顺着镇东那条土路往家走，隐约看到自家院落时，就见路边一个当兵的坐在一只绿色的木箱上，好像在等人。柱子家住在镇东门外，出了东门的大车店，再过他家的院落，就只有麦地而没人家了。当兵的脚旁边还放着七八个绿木箱，柱子知道这木箱里装的是黄灿灿的子弹。柱子从小就经常看见穿着各式各样军服的队伍进到镇里，又撤出镇子，当兵的他见得多，不稀罕，武器他也见得多。柱子就当没看见路边这个当兵的，但余光还是扫了一眼，看见这个当兵的穿一身黄衣服，年岁好像很老了，跟他大差不多，心想这可能是个当官的。当官的很和蔼，在柱子和他的羊快要从小弹箱旁走过时，对他说：“娃，放下几只羊哩？”

柱子从小胆大，也见惯来来去去的兵，就停下脚步，说：“你有眼睛，自己不会数么？”

“嘿，你这小子口气还很冲！”

说话的是张崇山，眼前这个放羊的孩子让他想起自己的娃。十二年前，张崇山出来当兵，娃刚满月，算算，也就到了这个年纪。

“娃，来么，歇一下，天早着哩，急啥嘛？”

柱子爬坡也累了，就势坐在绿色的子弹箱上。

“歇就歇么，有啥里吵？”

有啥里吵是陇东土话，意思是有什么好怕的？张崇山是甘肃漳县人，熟悉这种说法。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把炒熟的黄豆，塞进柱子的手里，说：“吃吧，娃，可脆着哩。”

柱子用另一只手一粒粒捡起往嘴里放。羊儿们看见主人坐下来，也都停下不走了，在他们周围找草吃。柱子喝一声：“呔，都吃一早上了，还没个够？”

张崇山觉得柱子可爱，就用手摩挲这娃的头。柱子摇晃两下，摆脱了张崇山的手。

“娃，叫个啥？”

“柱子。”

“咋写哩？”

“不会写。”

“那跟咱一样，是个睁眼瞎。”张崇山说话间就叹了一口气。

“娃，家里还有啥人？”

“大、娘、哥、姐，还有奶奶，十几口哩。”

“娃，你知道我们是啥队伍？”

柱子看了看张崇山，摇摇头。

“我们是西北解放军，听过吗？”

柱子点点头，他知道从陕北那边过来的解放军，就是过去的红军。

“娃，回去告诉你大，镇外边有亲戚的话，就出去躲一下，这里要打仗哩！”

一架骡车拉着十几只木箱，车上还坐着三个穿黄军衣的，来到近前，停下车，把路边的子弹箱往车上装，其中一人对张崇山说：“还得把子弹往前运，运到三营那边的阵地上。”

柱子顺着张崇山的眼神往东望去，果然那边尘土飞扬，一群穿黄衣服、斜挎枪的人正在挖地壕，心里不禁一惊。

“娃，快去跟你大你娘说一声，躲一下！”张崇山伏在柱子的耳边悄声说道。



高原好像离月亮近,月光下镇门外的地面看得一清二楚,那片开阔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人,分不清是自己人还是敌人的尸体。敌我双方在这片开阔地两边都布下暗哨,谁也不敢贸然往前踏一步,温柔的月光下潜藏着杀机。

张崇山从车马店的半间屋顶上爬下来,蹑手蹑脚地摸索着往前爬。他首先越过了自己人的阵地,值班哨兵并没有发现他。再往前爬,就是车马店外面的那家住户了,院墙已经被炮弹炸塌了,张崇山很容易就进到了院子。院子里黑黝黝,隐约看到院子遭炮击前的模样。忽然,他听见一间屋里有动静,好像是有人在哭泣,推门进去,月色里果然看见一老一少两个人抱在一起低声哭泣。凑近一看,那个小孩竟是头天在路边放羊的那个娃!

“娃,你咋在这里?”

放羊的孩子也认出了张崇山,在这一瞬儿,哭声放大了,身旁的老人喝道:“柱子,小声点,声音大了找死啊!”

柱子的哭声低下来。在他断断续续的哭声中,张崇山知道了柱子一家十几口人被炸得只剩下他跟奶奶。

“你咋没有告诉你大你娘出去躲躲?”张崇山抱怨道。

“我大不躲,说到处都是兵,躲了初一咋能躲过十五?”

张崇山不再说什么,往院里一瞅,院子里都是七倒八歪的死人。

“娃,跟你奶奶好好待在这里,明天还有仗要打。院子里有没有地窖?”

“地窖炸塌了!”

张崇山长长叹口气,往院子外面爬去。院子外那片开阔地的对面,稀稀落落燃着一堆堆火,火光边偶尔有敌人士兵走动的身影,张崇山一点恐惧都没有,只想赶紧找到自己的表弟。傍晚东门外那一仗,张崇山在高处,一切看得分明,他记住了表弟倒地的位置。他相信表弟不会死,那么多年的仗都打下来了,表弟没有死。有一次表弟对他说,能打死他的子弹蒋介石还没造出来哩!所以他相信今晚还会出现奇迹。

准备往东门外来找表弟,动身前不知怎么被贾双成知道了,贾副政委阻止他去。张崇山说:“我去看看尚连长还有没有一口气,只要他有一口气我就把他背回来!”贾副政委语调严厉地说:“镇外边都是尸体,你咋能找到?你就不怕马家军的狙击手打你的黑枪?”张崇山走不脱,和衣睡觉,眼睛一闭都是尚娃子的影子。当年从村里跑出来参加红军,尚娃子的娘死活不同意,张崇山说:“姨,



只要我有一条命,我就能把尚娃子给你带回来!”想到这些事,这一晚上张崇山没法闭眼,最后心一狠,说管你处分不处分,就偷偷地摸出来找尚娃子。

刚爬出柱子家的院墙,忽然感觉身后有人拽自己的衣服,回头看竟是柱子。柱子小声问他干啥去,张崇山说去到死人堆找自己的弟弟。柱子就说:“叔,你跟我来,我带你走近道。”

说完拉着张崇山的手朝另外的方向走。等下到一条浅沟,张崇山才觉出柱子这娃的机灵。他带着张崇山顺着一条沟,三拐两拐就到了那片开阔地中间,待他们爬上沟,看见一堆堆死人就在眼前。表弟倒下的地方就在前面不远处,他贴在柱子的耳边说:“柱子,叔谢谢你,你这就回去。”柱子却不肯,非要跟张崇山一块去找尚娃子。

张崇山问:“你就不怕马家军打冷枪?”

柱子说:“不怕!”

张崇山生气地说:“不怕也不行,你还是个孩子!”

看见张崇山发火了,柱子说:“叔,那我就在这达等你,你找到他,我再跟你回去,要不三更半夜你找不到回去的路!”

张崇山再说什么也没用,他只好说:“娃,你就定定地待在这儿!”然后向开阔地的死人堆摸去。爬了几分钟,他的两只手开始碰触到死人了,张崇山的心像死了一样,身边的那些死人跟凸起的土埂或截断在地的树桩没什么两样。手上黏糊糊的,月光下虽分不出颜色,但他知道这都是血。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张崇山的鼻子都麻木了。他在尸体中寻找那张熟悉的面孔。一半死尸是趴在地上的,他要把他们翻过身才能看清他们的脸。在翻动死尸中他费了不少劲,一连翻找了十几个人,张崇山累得筋疲力尽。从4日中午队伍开进屯字镇,他只吃了两顿饭,一次是进镇当天的中午吃的,另一次就是今天傍晚吃的那张酸饼,而且两天都没怎么痛快喝水了,浑身上下一点力气也没有。

屯字镇里没井,只在东门外有一口井,张崇山抬起头寻找那口井,他感觉就在离他不远的坡下。为了抢水,旅里派出不少战士,但那口井始终控制在敌人火力下,人死伤不少,也没抢出一滴水。身上没劲,张崇山却不想放弃,他寻思今晚要是找不到尚娃子,就打算躺在这死人堆里了。

张崇山没脸回家乡了,见到尚娃子他娘咋向老人交代?



张崇山就这样想着,一具具尸体地翻动。他拼尽了老命,开阔地那边马家军鬼火般的篝火在他眼里很缥缈,幻影一样,好像根本就不存在。实在没劲了,他就在湿漉漉的地上躺一会儿,看那满天的繁星一晃一晃地眨眼,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终于,在一匹倒毙的战马旁边找到了尚娃子。那一瞬间,他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尚娃子双眼紧闭,嘴巴大张着,好像非常渴的样子。张崇山把手放在他嘴唇上试了试,感觉到手指有一丝热乎的鼻息。

尚娃子果然没有死!

这时候,张崇山一点儿也不觉得渴了,浑身像是注入了一股气力,伏在尚娃子的耳边喊他,还胳膊尚娃子的腋下,但尚娃子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月光的映照下,张崇山看见尚娃子一脸一身的血,头就像个血葫芦。张崇山非常兴奋,把尚娃子的腰拱起来,自己钻进去,然后一寸寸地往回爬。

柱子真的帮了他。要不是他的帮助,张崇山没法把尚娃子背回来。柱子其实一直跟在张崇山的身后,当张崇山找到尚娃子,把尚娃子拱在自己的身上时,柱子就搭手帮助他。三个人滚进那条浅沟后,张崇山大口地喘着粗气对柱子说:“娃,多亏了你!我们要是不死,我和尚连长一定报答你!”

说完话,从衣兜里摸出一块银洋,放在柱子的手上。柱子死活不要,张崇山硬塞进柱子的手心,说:“拿着,这是叔给你的一个念想!娃,回去跟你奶奶说千万不要出门,找个结实的背儿待着,叔估摸明天这仗就打完了,你们也就没事了……”



旅卫生部长跟张崇山有一点交情,当年红军往陕北开的路上,部长拉肚子,是张崇山一直抬他的担架,所以尚娃子很顺利地上了手术台。尚娃子的两只胳膊都挨了马刀,左臂刀口浅,右臂却被砍成骨折,而最要命的是右肩上的一刀。这一刀几乎削去他的一只肩膀,而且刀口很深,已经伤及了他的脊椎。经过治疗,伤口上的血是彻底止住了,还为他输了一些血,命虽然保住了,人却不能动。尚娃子已经苏醒过来,知道昨晚上是张崇山冒死将他从阵地上背回来的,用他那只伤得较轻的左手握住表哥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一个劲地流眼泪。

天亮后,屯字镇东西北三个方向枪炮声又激烈起来。六纵所辖的新四旅从镇西南方向拼命往镇子方向攻击,支援六纵司令部和教导旅突围,敌人调集兵力在西门外阻击新四旅,镇子的东面和北面所受的攻击就减弱了一些。供给部

副政委贾双成带着助战的后勤人员撤出了战斗。在医疗所，贾双成看见了正在尚娃子身旁的张崇山，他的脸一下就耷拉下来。昨天晚上张崇山擅自出镇营救尚娃子的事他一早就听卫生队的人说了，现在看见张崇山见他也不解释，心里就更来气，用讥笑的口气对张崇山说：“你的胆子够大的，一个人就能把尚连长背回来！”

张崇山笑了笑，没说什么。尚娃子艰难地抬起左臂，对贾双成说：“贾、贾政委……”

贾双成上前按住尚娃子的手说：“尚连长，没事儿，你好好养伤。你是好样的，咱们纵队的老战斗英雄了，好好养伤。”

然后对张崇山说：“老张，你出来一下。”

张崇山知道要挨批了，紧张地跟在贾双成的身后走出医疗所。贾双成的脸还耷拉着，劈头就对张崇山说：“等突围出去你写个检查交上来！”

张崇山说：“贾副政委，你知道我不会写字。”

“不会写，你不会让人代笔？”

张崇山不再言语。

“无法无天！你当你是谁？想仗着你的资格老？我告诉你，你那一套在我这里没门！我的话就是纪律，是纪律就要服从！”

张崇山面无表情地听着。

“当了十二年兵，还是个副连级粮秣员，难道也不从自身找找原因？啥也别说了，突围出去写检查！”

贾双成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

张崇山在他身后突然吼道：“尚娃子是纵队的战斗英雄，难道就不该救？良心呢？”

贾双成停住脚步，说：“张粮秣员，你再给我说一遍！”

抬眼去看，张崇山早就撩起那印有红十字的门帘，进到医疗所的屋子里了，气得他喊道：“你个张崇山，等着瞧！”

突围命令是在6日傍晚发出的，但范围很小，只有团以上干部知道。纵队首长有远见，在4日中午被敌马继援整编八十二师包围之后，就命令各连抽出人员在镇南的涧沟边挖地洞。



屯字镇坐落在黄土塬上,整个镇子呈现月牙状,东西长南北窄,镇的东、西、北方向,是塬上平畴,大都是麦地。五月间,麦子正在灌浆,已经长得齐人腰高了。镇子只有三个门,东、西、北各有一个,而镇的南面则是一条涧沟,那条涧沟从镇西门外一直通向镇东门外,在接近柱子家的地方朝正南方向拐去。涧沟很深,有三四十米,而且两壁十分陡峭,站在沟沿朝下望令人心悸,隐约可见沟底有一线若隐若现的溪水。马家军认定教导旅无法逾越这条涧沟,所以并没有在沟外设兵布阵。几十名战士经过两昼夜连续不断地突击挖洞,在6日下午将洞挖通。陇东镇原这一带,是连天漫地的黄土塬,土质松软,开掘中并没遇到太大的麻烦。新挖的这个地洞呈四十五度斜坡,是从塬上面的沟沿边通向沟底的。但开掘中炮火连天,洞里又缺照明的物件,待打开洞口才发觉距离沟底还有一截高度。可是如果再往下挖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好在洞口边上有几棵比碗口还要粗的树,挖洞的战士在树根拴上绳索,这可能是突围的一条生路。

天黑前旅供给部开始为各连队分发银洋,不论职务高低,包括战士,每人五块。伤兵被分头坚壁在老乡的地窖或其他隐蔽处。被安顿下来的伤兵每人多发两块,一律七块银洋。教导旅协助兄弟部队打下宝鸡,往北折返途中顺势攻占了陕西彬县等城镇,获得了一些给养和金银。伤兵们手握着这些银洋,心里沉甸甸的,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天快黑时,镇子里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所有的骡马被击毙,马血解渴,马肉充饥,辎重被全部销毁。张崇山随着供给部人员往连队发银洋,在西门边上看见一些战士正在从镇里的学校和车马店往西门搬运桌椅板凳。紧靠西门的涧沟要浅一些,战士们把桌椅板凳等杂物全部投入涧沟,张崇山立即明白今夜要突围,突围的方向就是这条正南方向的涧沟。投进沟的杂物将沟底垫高了一些,张崇山知道,被围在镇里的教导旅官兵近千人,光靠新开掘的那个地洞是无法快速突围的,有一部分人肯定要踩着这些桌椅板凳下到涧沟突围出去。

张崇山惦记着尚娃子,他的脊椎受了那么重的伤,咋能从这么高的地方下到沟里?那个地洞他也没法钻下去啊!

张崇山心里不由得焦急起来,脚步匆忙地赶到医疗所。伤兵绝大部分已被转移走了,医疗所里空落落。看见一位熟悉的护士,张崇山连忙上前问道:“尚连长呢?你看见尚连长没有?”

护士告诉他,接到上级命令,伤兵都被转移到各家各户,尚连长好像被人背

到镇公所东边那户人家了。张崇山顾不上道谢，转身就朝镇公所跑，果然在东边一户人家看见了尚娃子。

尚娃子刚被一名卫生员背进院子，他仰脸躺在地上，那名大男孩一样的卫生员正趴在地上，累得呼哧哧地喘粗气。张崇山上前抱住尚娃子，使劲摇晃。

尚娃子缓缓睁开眼，勉强地笑笑，有气无力地说：“哥，要突围了吧？哥……你不要管我，管我你也出不去……”

张崇山抬头对那个大男孩说：“卫生员，你去忙你的，尚连长就交给我了！”

看见卫生员走出院子，张崇山骂自己的表弟：“你这个傻瓜，说他妈的啥混账话？我冒死把你从死人堆里背出来难道就是要听你这种混账话？”

“哥，咱当兵打仗十几年……今天这架势你看不出？轻装突围……怕是都走不脱哩，难道……你还能把我背出去？”

“背不出去也要背，就是死也要死一搭！”

“哥，你这才是混账话哩，不能为我……再搭上你一条命！”

“部队一走，马家军进镇子，你们能躲到哪里去？”

“我……我们可以隐蔽起来，等马家军走了，我们再找大部队。哥，你不要管我，你没办法管兄弟呀……”

泪水忽地从尚娃子的眼睛里涌出来。张崇山动情地抱住他：“尚娃子，你不要说了，当初是哥把你带出来的，哥给你娘说好的，有哥的命在就有尚娃子在！说啥哥也要把你背出去！”

尚娃子不再说话了。停了一会儿，他从怀里摸出九块银洋，塞进张崇山的衣兜里。

“尚娃子，你这是做什么？”

“这七块银圆，是刚发的，另外两块是我这些年积攒的。哥，如果你能活着出去，见着我娘……就孝敬给她老人家……”

“尚娃子，你又在说混账话！你听好了，哥就是拖也要把你拖出去！”

尚娃子一把将张崇山推开，那股劲挺猛，张崇山没戒备，一屁股坐在地上。只见尚娃子从怀里掏出一颗手榴弹，拧开保险盖，钩出拉环。

“哥，我说到做到，你赶快离开这里，不然我现在就把自己炸死！”一转眼，尚娃子像变了一个人，怒目圆睁，语气铿锵。

尚娃子是全纵队的战斗英雄，也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一向把性命不当一



回事,张崇山知道这家伙能说出就能做得出。但他全然不顾自己的表弟紧紧抱住,大声说:“兄弟,你不拉弦不算好汉,哥这就跟你一搭赴黄泉!”

两人正在撕扯,供给部的通讯员跑进院子,气喘吁吁地说:“报告张粮秣员,纵队首长命令你立刻去指挥所!”

纵队指挥所和教导旅指挥所是合在一起的,同设在镇里一家财主家。六纵司令部率领教导旅三个团刚刚进入屯字镇后,从镇原县城闻讯赶来的敌马继援整编八十二师的一个骑兵团包围了屯字镇,教导旅三团出镇反击,却被马家军的援军拦腰截断,三团被挡在了镇外。被围在镇里的只有六纵司令部和教导旅的一、二两个团,纵队司令部和旅部就同设了一个指挥所。作为指挥所的这家院落的主人可能是镇上最富有的,整个院落是一砖到顶的房屋,这在以土坯房和窑房为主的陇东高原还是罕见的。砖砌的房屋虽然比土坯房结实,但也挡不住敌人迫击炮弹的轰炸,院子里的房屋有一小半已被炸塌。张崇山赶到指挥所时,纵队司令罗元发和教导旅政委关盛志正在一间屋里等他。两位首长脸色严峻,见到张崇山连一句寒暄话都没顾上说,罗司令就指着桌上一个帆布军用背包说:“张粮秣员,突围的时候你带上这个包走!”



从参加红一方面军开始,罗元发就是张崇山的首长,十几年了从没离开过。关政委也是他的老领导,张崇山这个名字还是他给起的。张崇山是孤儿,七岁上爹娘都死了,他给财主放牛,村里人只知道他姓张,就叫他张牛娃。到队伍以后,关政委说你这个名字难听,不像个正式的。说这话时队伍正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关盛志环视一眼周围的山峦,说你以后干脆就叫张崇山好了。在填写入党志愿表时,张崇山请人先写下张崇山这三个字,然后照猫画虎,一笔一画、恭恭敬敬地填上这三个大字。

罗元发绷着脸说:“张粮秣员,你是老红军,也是老党员,我不想多说,就一句话,有你的命在,就有这个包在!不对,就是你的命没了,也得有这个包!你听明白了没有?”

军用背包是缴获蒋军的,绿帆布做的,鼓鼓囊囊,很结实,上面有两根挎肩背带;包是翻盖的那种,翻盖上有铁头插带,下面还有两个铁皮做的插销,插带紧紧地扣在铁销上。张崇山虽然不知道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但知道这个包的重要

性。他原以为包里装的是重要文件什么的,心里纳闷首长为啥不叫司令部作战科的同志带这些东西,等他背起包时,才发觉这个包非常重,心想这绝不是文件。

关盛志好像看懂了张崇山的心思,拍拍他的肩膀说:“同志哥,这里面不是别的东西,是黄金!是打土豪搞来的金条、金元宝,这可是咱全纵队的军饷啊!罗司令的话你明白吗?就是你牺牲了也不能把它搞丢!当然,你也不能牺牲,牺牲了怎么能把这个包安全带回部队?包里的金子上面放了一层烟土,你不许对任何人说,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我们几个领导。如果有人问起这个东西,你就说是上级让你帮卫生部带的烟土。敌人在镇外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咱们,今夜的突围相当艰巨!队伍能不能突出去?突出去会不会被打散?咱们能不能找到野司彭总他们的大部队?现在都不好说,所以你一定要当心!就是罗司令的那句话,你命在包就在!”

背着沉甸甸的包,张崇山走出指挥所,在门口遇见了旅政治部副政委刘启良,刘副政委关切地对他说:“老张,这是组织和首长对你的信任,千万不要辜负了组织和首长对你的信任!遇上事要冷静,多想任务,少想别的!”

迈着沉甸甸的步子回到供给部驻地,副政委贾双成似乎多少知道一些他肩负的重任,用一种有点怀疑的目光偷偷地打量他。关政委交代过不让他对任何人说,张崇山觉得没必要对贾双成说这件事。

张崇山在做突围前的准备,心里却放不下尚娃子。今晚突围,他身兼重任,不可能全力帮助尚娃子,得找一个靠得住的人一块协助尚娃子突围。找谁帮忙呢?他在脑子里一个个地寻找合适的人。从村里一块跑出来当兵的老乡,这十几年都牺牲和失散了,要有个像尚娃子这样的兄弟就好了。他忽然想起了供给部警卫班的曹班长曹庆峡。有一年他和曹班长从陕北马栏镇出发,往北去洛川那边为队伍搞生猪,结果在回来的路上曹班长染上了痢疾,是他背了他十几里,救了他一命。曹班长很感激他,说这辈子还不上这个情,下辈子当牛做马也要报答。巧的是曹班长这回没受伤,下午给连队发银洋还遇上过他。

想到这里,张崇山抽空找了一趟曹庆峡,曹班长一口答应,说:“张大哥,你 just 不说,我也会帮尚连长的!”

从那次搞生猪回来后,曹班长一直管张崇山叫大哥。

“大哥,你知道吗?在队伍上咱就佩服像尚连长这样的人,打仗不要命,那



才叫汉子哩!”

两人商量好了突围时带上尚娃子一搭走。

有了曹班长的应诺,张崇山的心里踏实多了。他到镇公所东头的那个院子去找尚娃子。

院子空无一人,张崇山拢起自己的双手大声呼喊尚娃子,而暗淡的暮色中除了镇子外的枪声外,没有其他声音。张崇山急了,大声呼叫起来,又跑到附近几个院落找了一遍也没找到,然后他又返回先前那个院子,在几间被炸毁的屋子里都找了一遍,也没看见尚娃子,心想这辈子怕是再也见不到尚娃子了,眼泪刷地流了出来……

其实,在张崇山到处寻找尚娃子的时候,尚娃子就在那个院子里。从张崇山一进院子,喊他的第一声起,尚娃子就看见了自己的表哥。他那时正藏在码靠在墙角的草堆里,从麦草秸的缝隙看见张崇山跑进跑出,焦急地呼喊着自己。尚娃子几次想张嘴应答,但他竭力地克制着自己。他当然知道,队伍这么一走意味着自己可能就永远见不着表哥了。马家军士兵是出了名的凶残,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就是例证,有几人活着回来?可是,自己不能拖累表哥。今晚突围肯定会通过镇南塬边的那条涧沟,常人都难以行走,自己连站都站不起来,咋能突出重围?那样岂不是拖累得表哥也走不脱?



眼泪顺脸颊流下来,尚娃子感觉到泪水的咸涩。当兵打仗十二年,多次挂花受伤,尚娃子从未流过一滴泪,但这次不知怎么了,这个硬汉子泪如泉涌,又怕自己哭出声,张开嘴巴,用牙齿紧紧地咬住自己的左臂……

天黑尽后,突围的前奏开始了。被敌人挡在西门外的新四旅再次向镇子方向发起猛攻,与此同时,被围在镇子里的教导旅派出突击队,向东门外攻击。在东西两面的夹击下,敌人一时摸不准教导旅的真实意图,马家军素不谙夜战,于是阵营大乱。双方猛烈开枪射击,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此起彼伏,火光冲天,夜空明明灭灭。7日凌晨一时,在沉沉夜幕的掩护下,教导旅分批次开始突围,方向是正南那条涧沟,轻伤员和后勤人员作为第一梯队,分两路从新掘的地洞和西门边上用杂物垫高了的地方下到沟里,然后顺涧沟往南突围。

供给部人员集结之前,张崇山搞到一块烤熟的马肉,抽空往东门外跑了一

趟,他想去看看柱子和他奶奶,顺便把马肉给他们送去。他刚走到东门,东门外的枪声突然变得密集起来,他猛然想到身上背的这个沉甸甸的包,便停住了脚步。这时候,他发现供给部政治干事巩克正跟在自己身后。他觉得在这个紧要关头,身上又背着这么重要的东西去东门外不合适,万一中弹,咋能完成首长交给自己的任务?在转身往回走的时候刚好跟巩克打了一个照面。

“巩干事,你也要去东门外?”

“噢,贾政委派我去东门外看一下那边仗打得怎么样了,咱们突围的时候心里也好有个数。”

夜色笼罩下,在迫击炮弹爆炸的火光中,张崇山看见巩克的脸上有些尴尬,但他没有往深里想,快步去追队伍,巩克尾随着他也跑了过来。

张崇山很快找到了供给部,跟着队伍从镇西门边下到沟里。沟底堆着桌椅板凳,这些乱七八糟的杂物上面还垫有被褥等物。张崇山比别人负重多,夹杂在供给部战友的中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警卫班曹班长也在第一梯队里,他比张崇山先下了沟,憧憧人影中却看不见张崇山和尚连长。他感觉到脚下有潮气,低头发现了溪水,正渴得要命哩,便趴在地上不管不顾地吸吮脚下的水,等他站起身子,在星光下看见背着包的张崇山。

“尚连长呢?”他焦急地问。

张崇山没有作答,只是拉了他一把,匆匆往前走。

“尚连长呢?他需要人帮助!”

“不用了!我替尚连长谢谢你,咱们不用等他了,尚连长已经……”张崇山用力握住曹庆峡的手说,“快走,情形很严重,咱们得赶紧突围,不能掉队!”

敌马继援整编八十二师将六纵司令部和教导旅合围后,胡宗南、裴昌会的部队也闻讯赶来。胡宗南在进犯延安时,被教导旅阻击了七天七夜,吃尽了苦头,他对教导旅恨之入骨,把小小的屯字镇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恨不得把教导旅一口吃掉。张崇山心里清楚,现在要突出重围,困难重重,自己还背着这么个金贵包,此行凶多吉少。

贾双成在巩克的搀扶下下了沟。他回身对巩克说:“巩干事,今晚不简单,能不能突出去还不好说,马继援只要在涧沟的东头派一个排,架两挺机关枪,咱们谁也跑不出去!巩干事,我给你交代的任务你清楚不清楚?你得把张崇山给我跟住了,但你也不要跟得太紧,他身后背的东西很金贵,今晚你必须协助他突

